

# 黑暗弥漫

Robert Marshall

【英】罗伯特·马歇尔 刘勇军 译



“二战”真实  
故事改编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原著



# 黑暗弥漫

Robert Marshall  
【英】罗伯特·马歇尔 著 刘勇军 译

IN THE  
SEWERS OF  
LVOV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黑暗弥漫 / (英) 马歇尔著; 刘勇军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143-4735-7

I. ①黑… II. ①马…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402 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6-0841

IN THE SEWERS OF LVOV by Robert Marshall

Copyright © Robert Marshall 1990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uangdong Yongzheng Book Distribution Ltd.

### 黑暗弥漫

|      |                                   |
|------|-----------------------------------|
| 作 者  | (英) 罗伯特·马歇尔 著 刘勇军 译               |
| 责任编辑 | 杨学庆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信箱 | xiandai@vip.sina.com              |
| 印 刷  |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8.5                               |
|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43-4735-7            |
| 定 价  | 3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致谢

这本书得到了四位友人的无私帮助与支持。我的整个研究过程得到了克里斯蒂娜·凯伦博士不遗余力的支持。她不断地鼓励和坦诚相待使我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

凯伦博士的母亲宝丽娜·基洛斯卡（基格）也同样的慷慨。她卓有成效的回忆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她与我合作的方式让我感激不尽，难于表达，她会反复多次地仔细检查那些微小的细节。我知道这工作对基洛斯卡夫人来说劳心累人，而且那段回忆令人痛苦——然而她总是不辞辛苦，坚持不懈。

蒙德克·马古力斯对这项工作热情满怀，而他的加入更像是对于过去的公然抵抗。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可能不太相信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切。马古力斯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他的勇气是一直激励我的重要源泉。

在整个过程中，克拉拉·马古力斯一直都是最令我感动的证人。她待人真诚、谦逊、大方、忠诚。这是无价之宝，使我充分了解了那段时期人们的生活。

她对于本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我还同样非常感谢亨利·伯尔斯提奇博士的帮助，还要感激他的妹妹苏珊·伊塔姆·伯尔斯提奇和孩子的母亲古特·伯尔斯提奇慷慨

相助，描述了他们父亲雅各，在这段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我还对爱奥娜·米斯拉布夫人感谢万分，她的记述里详细说到了她的父母，查斯基尔·奥朗巴奇以及歌妮亚·韦伯。我还要感谢哈里娜·温得的儿子大卫·李·普雷斯頓的鼓励。

此外还要感谢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大卫·斯佩克特对这段历史的热情成就了本书，马丁·吉尔伯特博士则给予过我无私的鼓励。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布伦博士，感谢居于柯林斯的迈克尔·菲施维克和里查德·惠顿的耐心和细心，感谢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地图室工作人员、BBC《时代瞭望》工作组成员罗伊·戴维斯的合理建议，感谢翻译家安蒂娜·罗文斯坦因莫大的帮助，感谢同事乔纳森·登特和克里斯·莫尔。

最后，特别感谢克莱夫和邦尼·奥尔兰德在我最困难时刻的支持与帮助，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我的感激之情。

罗伯特·马歇尔

伦敦，1990年2月

## 序言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一位名叫雅各·伯尔斯提奇的波兰犹太老人写信给他的朋友伊格纳希·基格，信中提到他们在战时的共同经历。

“基格，”他写道，“你是个文化人，笔不离手，把那段经历写下来吧。”

两人于1942年底在当时的波兰利沃夫城犹太区相遇。后来，他们和一小拨人一起，躲过了屠杀浩劫，在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幸存下来。在他们获得解放后的三十年里，没人详细地陈说当时的情况，一些人开始怀疑他们的故事到底会不会为世人所知。

只有伯尔斯提奇和基格从头到尾了解整个事件，他们觉得如果不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那么它终将为人遗忘。三十年来基格一直在做当时事件的笔记，但对于完整记录却心存抵触。和多数经历大屠杀的犹太人一样，他也面临着心灵交战的矛盾考验：一方面，他想尽己所能去描述当时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再惊扰那些早已被安放起来的记忆。据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所言，这样的内心冲突对基格来说是缓慢而又痛苦的，其他负担也使之更为困难。

在这样严酷的考验中，基格成为幸存者的领袖，由此他认为自己的陈述足以代表所有人。在那最为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共同生活，迫

于环境不得不分享他们生活中最私密的方方面面，在那几个月中共同见证了彼此最坏和最好的时刻。详尽的描述可以更好地记录历史吗？

1975年，基格打消了顾虑，女儿给了他一部波兰打字机，他开始了这项工作。凭着细心彻底的回忆，他以1939年9月战争爆发为开始，以他们获得解放不久为结束。这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一段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在他的回忆录完成的六个月后，伊格纳希·基格撒手人寰。

1988年，在拍摄BBC系列纪录片《时代瞭望》期间，我见到了基格的女儿克里斯提娜·凯伦和他的遗孀宝丽娜女士。再加上蒙得克和克拉拉·马古力斯，他们四个是唯一仍然健在的幸存者，他们见证了纪录片的拍摄。（第五位幸存者歌妮亚·韦恩伯格早在几年前就因身体状况不好不能回忆当时场景。）在我们工作结束后的几个月，凯伦女士告诉我她爸爸有一本手稿，并询问我是否能以此为基础写本书。当我看到基格的手稿时，我意识到，这里的记述并不全面，但它是基格本人回忆的记载，从这一点来说，它应该是准确的记录，就像记忆本身那样，它在某方面详细披露了大量细节，而在另一方面，它也将处自独立的事件混在了一起，还有一些经过被一笔带过。然而，它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即它是完全主观的。它是基格独自完成的，没有参考任何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同样据我所知，它也没有影响到任何在基格去世后依然健在的幸存者的回忆。甚至在十五年后，他的遗孀宝丽娜女士仍未读过他的手稿。

这种独立回忆的特征出现在所有幸存者身上，尽管他们仍彼此亲近，联系密切，但他们从未讨论过他们共同的战时经历。这一话题他们总是避而不谈。最后，他们各自的回忆就像基格那样，仍未受外界浸染。因此，通过五个幸存者各自独立的回忆和极为主观的叙述，我开始尝试创作忠于所有幸存者回忆的记录。

此外我还采访了一些提供第二手回忆来源的人，也就是那些已去世成员的孩子。他们的追忆完全是由父母传承下来的，而他们对这段记忆都格外珍视牢记于心。随着手头资料的增多，我有望遇到相互矛盾的记述。最终我惊讶于互相赞扬的记述是如此之多，有时一个事件可以有五个不同的视角。（相互矛盾之处不多，每每出现我都会把所有版本的记述都呈现给读者。）因此整个事件几乎完全是基于个人描述。无数个小时的采访和谈话记录是本书内容的来源，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总会连续五六次地一再提起同一桩事件。

在和幸存者的交谈过程中我明白要用什么方式来描述他们。毫无保留的描述，其中总是夹杂着大篇幅的对话——交谈，讨论，争辩——像波澜起伏的长篇小说那样表达出来。我用浓墨重彩描写对话；它也许并不总是当时所言的忠实再现，但它正是人们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方式。

# CHAPTER 01

Chapter.01

## 第一章



站在利沃夫高耸的山峰，看落日余晖挥洒在千家万户的屋顶上，这会轻而易举地使你以为自己置身别处。面前铺陈着意大利风格的陶瓦屋顶，不时出现的灌木丛和光秃秃的教堂圆顶在这一片杂乱之中显得十分突兀。穿过层层薄雾耸立起来的塔楼和尖顶印刻在夜光里，向人们宣告这城市的中心地处西欧——可能是佛罗伦萨。

这些建筑下面是铺有鹅卵石的狭窄小路，环绕中世纪教堂的底部蜿蜒延伸。那些建筑物从地基处探出头来，路面以及行人踩踏鹅卵石所发出的咔嚓声响令它们眉头紧蹙。而这一条条珍贵的曲折小路又一时间曲折迂回百川交流般地融入宽广的城市大道上。漫步特奥多尔广场，或是穿过市立花园前往歌剧院，都会让人想起巴黎或柏林。红色和白色的有轨电车在叮当声中穿梭于街道阡陌，这使人联想到维也纳。市政大厅作为19世纪功利主义的产物独自矗立于大型广场的中心，商旅聚集于此，四周还环伺着古罗马雕像。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着独特地理面貌的利沃夫颇不寻常，它是地中海与德国风格、浪漫与古典的奇妙组合，它就坐落在苏维埃帝国的西部边缘。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都隶属于波兰，这片区域聚居着乌克兰

农民。这座城市生活着波兰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它曾是奥匈帝国东部的偏远之地，此前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俄罗斯大草原边上西方文化与贸易的中心。那时它的官方名称为莱伯格，只有乌克兰人才叫它利沃夫，今天这里的波兰人已是人口老化的少数族裔，犹太人几乎都已不在，占城市人口多数的是俄国人和乌克兰人。

到了傍晚，狭窄街道在夕阳的倒影中消散了白天的炎热，商人们收起摊位，清理垃圾，各奔东西。你能听见水流声，那是人们用水来涤荡碎屑杂陈的街道。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有轨电车归于沉寂，而广场两端喷泉的汩汩水流声依然可闻。余音不断向上，飘向广场所倚的高山，最终消失在九霄云外。

站在这座叫作“沃索基扎梅克”（也就是高高的城堡）的山上，俯瞰这座城市，你会看到从城南山峦涌出的河流波特瓦，它汇入这座城市所在的谷地，而这会给你带来另一种幻觉。河流缓缓，薄雾弥漫，这城市好似处于大海港的港口。西望雾霭蒙蒙，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海的存在。但事实上哪里有海？不过是海市蜃楼。河流在城市边缘突然消失，无从觅迹。

从沃索基扎梅克的山顶向下俯瞰，你会看到街灯在暮霭中闪烁，你甚至能感受到城市心脏的止息。渐渐地，只剩下微风扰树的柔婉声音，而此时，最后几列有轨电车可能会在嗒嗒声中驶过马路。你可以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在远处回响，直至深夜。

时间是1943年3月。

满载士兵的长途列车会不分昼夜地定期从西方驶来，士兵们来自巴尔干全境，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当然也包括德国。随后他们从利沃夫出发，迈上前往基辅以东的征服之旅。在利沃夫中转的其他列车则载着不同的货物。坚固的拉牛卡车排成长列，车顶部唯一的窗户用铁丝绑着，每辆卡车载着八十多个男人女人还有小孩，他们挤在一起，车里散发出粪便的恶臭味。目的地是利沃夫以北约七十五千米的地方，名叫贝尔泽克。这种特殊交通工具上的乘客来自遥远的荷兰、法国、比利时，甚至还有挪威。

火车总站有时被称为维也纳站，因为它位于维也纳的西边。从火车总站出发后，这些列车向北穿过铁路编组站，随后进入一个浅挖的地下通道，在亚诺夫斯卡道路下面驶过。尽管地势低于街道，乘客们不会错过右侧高墙环绕的宏大景观。到了晚上，四周环绕的强光灯会为这处场地编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光网。

有些车辆会在铁路编组站停留，乘客们一拥而出，他们提什携器，被带进集中营，在营地中间泛光灯照射下集合。他们以为自己是来工作的，但一小时后，他们又被赶进拉牛卡车里——全身赤裸。附近居民远远地看着这一切，乘客离开后，万人空巷，他们开始搜寻营地中心乘客们丢弃的物品。

经过亚诺夫斯卡营地后，列车会转向东南方，好像是在返回市镇中心。与此同时，列车从地下通道探出头来，行驶在街道上方，在陡路提的上面穿梭。从外围的工业区返回城内，届时这座城市最繁华部分的住

宅和办公场所一楼的窗子会在火车轰鸣声的震动中咔嚓作响。

轨道左侧路提下面是由工人屋子和简陋公寓组成的社区。街道上静如死水，没有火光，也没有夜行者散步，火车激烈地撞击着波特瓦街道上的桥梁，下面促狭的住宅区回荡着由此产生的雷鸣般的响声。

这是犹太人聚居区，他们对日日夜夜车辆经过所发出的噪声早就习以为常。载满士兵的列车会向东驶向塔尔诺波尔、基辅乃至战争前线。冬天，人们会把驶过的列车称为“冻肉”，如果列车载的是熟悉的深色拉牛卡车，那么人们会把它叫作“犹太人列车”。

聚居区的很多人都从“跳车者”的讲述中得知这些列车的目的地是哪里。“跳车者”从拉牛卡车上挤出来，一丝不挂地从列车上跳下，他们都吓坏了。跳车过程危险重重。坠地会死，列车上守卫开枪会死，被抓捕并交给守卫还是死，只有躲过所有这些劫难的人——有一些做到了——才能逃向聚居区寻找避难所。他们的描述让那些想打听他们经历的人内心生怵，敬而远之。

穿过城市北郊，列车最终出现在东部的郊野，随即掉头向北开往贝尔泽克——这一路程要不了两小时。幸存者称，贝尔泽克铁路沿线布满了跳车失败者惨白的尸体。

3月的那个夜晚，气温已经降下来了。在波特娜大街南边，在一阵汽笛声中，一群妇女出现在门口，朝着街道中心鱼贯而出。而在铁路桥下面，一个小型乐团将奏响一支振奋人心的进行曲。管弦呕哑，单簧管和铙钹奏起轻快的曲调，发出刺耳的回声。乐团是这一犹太聚居区上一

个长官海因里希引进的“改善民生”之举。

最后一行人从楼宇中走出，跌跌撞撞，面朝乐团，姗姗而至。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道路两旁间隔均匀地站立着，盯着他们。因营养不良已有点拱腰曲背的女人手里拽着一身宽松下坠的衣服，趑趄趑趄地走进一支队伍——由五十人组成的小队。一名身为犹太警察头目的年轻人戴着一顶没有标志的高沿帽来回踱步，驱赶着犹太人各就其位。类似的场景每天都有，日夜不停，就发生在铁路桥的阴影下方。

桥下面的街道两旁有一对大型木门，上面装着带刺的铁丝网。从木门出发向铁路两侧延伸的是一片树林和约十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围栏。铁丝网一直铺向扎马斯提诺斯卡大街，并由此北向至格兰尼科娜大街，然后向左再次穿越波特娜大街，以一条缓缓延伸的曲线形式重新回到铁路沿线。到1943年3月，围栏内共有九千条生命苟活。

队伍人数清点完毕后，妇女们往前蹭，经过小乐团，穿过开启的大门，回到大街上。在宝丽娜·基格关于那些日子的描述中，宝丽娜回忆道，在被召到队伍之前，她和丈夫就已失去了联系，但在离家之前，她已与七岁的女儿克里斯提娜交谈过，关于危难发生时她和弟弟的藏身之所，做了严格的指令。应急措施排练了很多次，听到第一声脚步声，克里斯提娜就会拉起年仅四岁的弟弟帕维尔，把他塞进手提箱，再把手提箱推到床下面。克里斯提娜则会冲向妈妈挂在钉子上的睡衣后面的角落里藏起来。在等待过程中，克里斯提娜计算着分分秒秒的时间，以便在弟弟窒息之前赶过去救他出来。

女人沿着道路中央向前走，士兵们则在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行进。这支不幸的队伍往前挪动的过程中，一群男人脸上挂着讥笑。街头玩耍的孩童也嘲笑她们。她们前行着，低着头，紧握着披在肩头的外套。时不时地会冒出一个不知廉耻的路人，扑向队伍中不幸的一员，抢夺他们的外套和上衣。抢犹太人的东西是不犯法的。

她们穿越市中心，前往施瓦兹，这是位于乌查拉大街上的一家制衣厂。得益于这些劳动力，许多企业发展起来。例如，雷德公司，乐倍加公司，哈泽特公司（一家糖果制造商），卢克公司（一家肉罐制造厂），维卡塔恩公司（市政公共事业公司），莱茵公司（废品回收和处理），奥斯特巴恩公司（铁轨生产商），等等。在施瓦兹，她们生产军装。夏天，成千上万的浅绿色衬衫和短上衣以及裤子被生产出来；冬天的军装则是白色的。工人总数超过三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她们每天十二小时轮班，以完成自己的定额任务。她们面对着机器和传送带工作，经理负责盯着她们，他手里拿着一柄橡胶棒，以此来保证效率，维持秩序。

工厂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没有完成定额任务的工人需要干十四甚至十六个小时，直到完成为止。施瓦兹的管理体制虽严格，但也算得上一个不赖的工作地点，总会有一列人在外面等着进来填补空缺。要是不工作的话，可能就会被驱逐出境。

克拉拉·卡尔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女孩，她被分配到施瓦兹来工作。她的父亲和兄弟几个月前被带走，死在亚诺斯卡集中营里。尔后不久卡尔便目睹了母亲被处决——当着她的面一枪毙命。因此克拉拉和她的妹

妹玛雅便不得不自谋活路。很快她们便被拆散，克拉拉被带到亚诺斯卡集中营。在她的叙述中，她记得自己曾和上百名女性一起站在阅兵场的中央，而行伍中的一名军官则发号施令，指示她们向左转或向右转。

和无数个曾在那片场地待过的人一样，克拉拉并不明白这些命令的重要性。除了那一次，身边有个人明白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她知道规矩。一名军官沿着队伍径直朝着克拉拉走来，克拉拉感觉到后面有人用力踢她的腿。然后她记得那个女人从身后对她耳语道：

“告诉他们你能做针线活。”

克拉拉扭头看了身后的女人一眼。

“告诉他们你能做针线活。”

“但我真的不知道……”

“告诉他们你能做针线活就行了！”

于是克拉拉这样说了，守卫走向她。

“你有自己的工具吗？”

“我们两个都有！”克拉拉身后的女人说道，克拉拉也点头称是。

“去队伍右边。”

她们两个又被带到了贫民区，克拉拉的新同伴是个叫艾丝特的女人。在克拉拉与妹妹重逢后，她们和艾丝特还有她的家人住在了一起。艾丝特一家住在被称作“营房”的工人聚居区里，紧靠着贫民区的入口。尽管克拉拉姐妹的新邻居们看起来外表粗放丑陋，但姐妹俩知道他们很安全。